

第一章

临危受命

全国各战场均敌弱我强，唯大西北敌强我弱。毛泽东召见率部进军大西北的彭德怀，坦言：大西北敌匪胡宗南兵强马壮，马家军凶惨骠悍，虎视眈眈。

临危受命的彭德怀自立军令状，斩钉截铁地表示：目前确实敌强我弱，但是，不荡平胡、马匪徒，老彭我甘愿马革裹尸还！

1949年4月28日。清晨，北平香山双清别墅里一片宁静，郁郁葱葱的树木像是凝滞的绿色海洋。渐渐地，太阳从东方缓缓升了起来，天际似一口偌大的坛子，溢出浓浓的玫瑰色。眨眼间，染红了山峦、树林，染红了村镇、田园……玫瑰色隐去了，天际露出淡青色。几片淡如轻纱的白云飘浮着，衬上浅红的霞彩，天地间愈显得辽阔、深远。

杨柳依依，百鸟欢唱，自然界的一切充满旺盛的活力，处处一派勃勃生机……

山脚下，驶来一辆绿色吉普车。车速很快，风驰电掣一般。车里坐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、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他的警卫员。彭德怀那双又黑又粗的浓眉下，眼睛透着严峻、刚毅的光芒，他离开太原赶来北平，已两天两夜没睡觉了……他困顿地望一眼窗外，见到农民们已在刚刚苏醒的田野耕作了，顿然神清气爽，困倦一扫而光。

2月17日，彭德怀离开西北前线，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，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后，4月24日，他和徐向前共同指挥数十万解放军解放了太原，结束了华北最后一个攻坚战，刚刚开了祝捷大会，中央便发去电报，要他立即赶到北平。

彭德怀从西柏坡到太原前往之前，毛泽东曾同他打过招呼：待太原战役结束，第十八、十九兵团归一野建制。在太原战役打响之前的一次兵团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上，彭德怀说：“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，一是总攻太原。太原敌

人城防坚固，我参加此役，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；二是来带兵的：打下太原之后，第十八、十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宗南、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决战，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，全部解放大西北！”

4月21日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》，命令解放军全体指战员“奋勇前进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，解放全国人民，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。”呵，灾难深重的祖国版图上，将涌出一支支巨大的洪流，带着时代的重托，民族的期望，涤荡一切污泥浊水，带来一个光闪闪的崭新天地！

彭德怀知道，此刻中央命令他火速来北平，定是接受尽快解放大西北任务的。心头油然腾起庄严凝重的历史使命感和神奇巨大的紧迫感。

车子临近香山，只见山峰陡峭，透出一股惊心摄魄的气势。彭德怀凝神望着，耳畔突然响起冲锋的呐喊，势如狂涛，声若沉雷……呐喊声中，一排排战士勇猛地冲锋，顶着硝烟，踏着血、踏着火，踏着死的黑暗，踏着胜利的曙光，前赴后继，通往直前……

前几天的太原战役，那是一场何等严酷的战役呵！

攻城之前，彭德怀曾到太原城北的古塔上观察敌情。古老的城墙上，枪眼炮口密如蜂窝，城墙像一层甲冑，折射着幽暗的光。一个小小太原城，城墙周围 5000 多个碉堡，一片片、一层层，把太原变成纵横交错的碉堡城，真乃世界奇观。战斗结束，我军共歼敌 13 万余人，除阎锡山提前逃往南京外，敌军头目孙楚、王靖国等被俘，在被歼的敌人中还

有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侵略军今村中将、岩田少将以下 500 余人。

.....

车子进了东门，绕了几道弯，在半山腰停下了。彭德怀下了车，扑入眼帘的是一树树早开的桃花。红似火焰，灿若朝霞，轻柔的花瓣纷纷扬扬，飘洒在肩头，空气中氤氲着浓浓的香甜气息，沁入肺腑，宛若陈年醇酒，刹那间，他仿佛自身也化作芳馨的粉粒，飞散在清凉的空气之中了。他的目光又射向树林里，耳边流进一串鸟鸣。那是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歌唱，听起来清脆分明，他凝神望去，看到一只红嘴的鸟儿，翘着亮晶晶的尾巴在跳上跳下，时而独自徘徊，时而与同伴嬉戏，那明亮的眼睛露出一缕欢快，是在闹春吧？

彭德怀前行几步，忽听警卫员喊：

“首长！”

他站住了。

警卫员几步跑上前，擎起他的胳膊。他定睛一看，见自己袖子上有缕缕“穗儿”。

警卫员道：“要见主席了，也不换件衣服！”

彭德怀笑了笑：“等全国解放了，换件新的！”

警卫员掏出小刀，把他衣袖上的“穗儿”割了。

彭德怀再看看自己的衣袖，心里涌起一阵快活。他抬手习惯地整理一下风纪扣，见前面高处素白的院墙门口，毛泽东主席已在迎候他。他加快了脚步拾级而上.....

坐落在香山半山腰的白玉石墙围成的小院儿，名为“双清别墅”。1949年3月25日，中央军委和中央书记处从西柏

坡移住在这里。

双清别墅是香山寺旁一座古朴、幽静的院落。因山崖有两股清泉终年流水涓涓，故而得名。庭院里的一池清碧的湖水凝然不动，似一坛浓浓的绿酒。周围有弯弯曲曲的石柱。湖北岸有一座玲珑剔透的红顶六角攒尖小亭，亭侧是数米见方的平台，台周围绕以鲜花，姹紫嫣红，格外瑰丽。

彭德怀随毛泽东漫步到西院石壁前。

毛泽东指着石壁上乾隆写的“双清”二字说：“乾隆皇帝轻徭薄赋，整顿吏治，屡诛贪官，繁荣社会，提倡文化，创造了大清国全盛之势，他本人也写一笔好字。”

彭德怀望着字，感叹道：“乾隆的字隽永而潇洒，秀美中藏着遒劲。”

毛泽东说：“不过，我把你请回来，不是让你学写字，是要你作画。”

彭德怀笑了：“作一幅解放和经营西北的画？”

毛泽东点点头：“伯承、小平和陈毅他们在作解放和经营华东的画，林彪在作解放和经营中南的画，之后刘、邓还要作解放和经营大西南的画，你呢，你彭老总也要作解放和经营西北的画，将来连在一起，就是一幅历史长卷了！”

他们回到六角小亭下坐下。彭德怀朝南望，见青石围墙上面，露出些茂密的林木枝叶，一片墨色葱绿，一缕湿润的水气，愈使小院幽深清雅。

毛泽东接着说：“我二野、三野，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，东至江阴的五百里战线上，已渡过了长江天险！”停了停，又问：“战报你们及时收到了么？”

“及时收到了。”彭德怀说。“4月22日，我们一举全部

肃清了太原周围的据点，23日，我们即将发起最后攻击的时候，传来了解放南京的消息，进一步鼓舞了战士们们的士气，24日破晓，从发起总攻到红旗插上太原城头，仅用了4个小时。”

毛泽东稍思，说：“阎锡山及其反动集团，盘踞山西，危害人民38年，为国内军阀割据之时间最长者。此次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城，迅速解决，阎锡山虽然先逃，但余凶就缚，从此山西全境之敌肃清，华北臻于巩固。”

这时，警卫参谋报告：周副主席来了。

他们转脸望去，周恩来满面春风地走来了。他一边走着一边高兴地招手：“主席，彭老总！”

毛泽东和彭德怀迎了上去。

周恩来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，说：“你彭老总征尘未洗，又要踏新程了！”说了，使劲地上下摇着紧握着的手，仿佛要把彭德怀前一段的疲劳抖尽似的。

又一阵脚步者，是朱德总司令来了。他也穿一身灰色军装，大步走上前，笑咧咧说：“彭老总，你辛苦了！”

彭德怀庄重地敬礼：“总司令，我是接受新的任务来了！”

毛泽东说：“少奇和弼时同志另外有事，今天就我们几个人商量西北的事，咱们到房子里去谈吧。”

阳光透过雕着龙凤图案的木窗射进屋内，北屋宽敞的客厅清爽而明亮。

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彭德怀围坐在木椅上。

毛泽东介绍全国形势：“经过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

役和其它战场的进攻作战，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，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。截止 1949 年 1 月，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已达 495 万余人，总兵力下降至 204 万人。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出现了总崩溃的局面，财政枯竭，物价飞涨，赤字已达 900 亿元。其政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，已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。国民党军的一些爱国官兵，积极寻求新的出路，准备投向人民解放军；不少高级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也纷纷与共产党联系，准备走和平解放的道路。全国广大群众及各民主阶层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，日益团结在共产党周围。”

朱德说：“经过两年来的作战，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、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绝大部分地区，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。我军的总兵力已增加到 358 万余人，其中野战军增加到 188 个师（旅）共 218 万人。整个形势表明，国民党军已失去进攻的能力，也无法在战略上组织有效的防御。而我军士气高昂，正勇猛地向国民党军开展战略追击！”

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，谈起当前敌我军事态势：“我军在华南战场正横扫残敌，红旗已插在南京伪总统府楼顶，整个大江南北全部解放已指日可待。国民党反动派自知华南无望，遂企图盘踞西南，连接西北，把维持残局的希望寄予西南南宋希濂和西北胡宗南，特别是胡宗南 40 万反动军队上，妄图东山再起。”

彭德怀愈加意识到西北战场的重要性，他强抑住强烈的激情在胸中冲撞奔突的骚动，望着毛泽东的那张严肃的脸，愈感自己肩上担子沉重。

周恩来说：“进军西北，在解放全国这一盘棋上，起着

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走活了，全盘皆胜；有一着闪失，将引起许多麻烦。”

毛泽东点了点头：“西北走错一步棋将后患无穷。大西北地域辽阔，蒋介石的残匪如果在那里和我们兜起圈子来，敌人逃到青海草原或新疆天山南北大沙漠里，我们再到草原或深山老林、大沙漠里去追剿，那时，我们在明处，敌人在暗处，我们要付出更大代价，全国解放的时间要推迟三年到五年。”

朱德插话：“真到那个局面，敌人主动，我们被动。在草原作战，在大山里、大沙漠里打转转，马家军的骑兵是难收拾的。”

彭德怀思忖着，说：“我一直在考虑，随着战局的发展，如何使蒋介石对西北绝望——现在我们不能乐观，我们敲过胡宗南，受伤后的疯狗咬人更凶残。况且，马步芳、马鸿逵部队未受我重创，兵强马壮，又狡猾多变……”

周恩来严肃地说：“全国各战场形势是敌弱我强，而独有西北战场是敌强我弱——目前西北敌人 45 万，而且部队训练有素，装备精良；而我第一、第二兵团，加上第十八、十九兵团，不足 38 万。面对这一特殊的严峻态势，所以主席把你从前线请回来，共同商讨这一问题。”

朱德说：“过去马步芳配合蒋介石袭击我北上抗日的工农红军，残害大批革命同志，真是罪行累累，罄竹难书；而胡宗南长期以来充当蒋介石反共急先锋，更是恶贯满盈。”

一股尖锐的恨怨与愤怒在彭德怀胸腔里强烈地汹涌，许久，他说：“西北部队广大指战员，早对胡、马匪帮恨之入骨，恨不得一口吞噬掉他们，为工农红军，被残害的革命先

烈讨还血债。”

毛泽东说：“我们的士气是会很高的。蒋介石是背水一战，必与我拼死相搏；胡、马为保他们的自身利益，也必竭尽全力与我厮杀。向西北进军，必是一场苦战、恶战！”

周恩来显得忧虑：“还有美帝国主义的干扰……西北形势严峻，十分严峻！”

顿时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的目光都射向彭德怀。

彭德怀严肃而冷静地思考着。他想，战争是残酷的，是要付出牺牲的。战争是破坏，要流血，然而，流血必然换来新天地。所以，革命战争是史诗，是英雄们以虔诚心情征服野蛮的宝典。

“目前西北形势是敌强我弱，而且敌人尤其马家军骠悍凶残，但鹿死谁手，尚难评说。”彭德怀气宇轩昂地说：“我借用鲁迅先生一句话，‘我以我血荐轩辕’，西北胜敌，我有六成把握。”

毛泽东笑了：“好，你彭老总说有六成把握，我毛泽东对西北战场就放心了！……”

毛泽东与彭德怀第一次见面是 1928 年 11 月。彭德怀自平江起义后，率红五军几经转战，终于在湘鄂边界与红四军会师了。彭德怀在宁冈茨坪一家农舍见到了毛泽东。毛泽东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热情地说：“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！今后我们要一起战斗了！”从说这句话起，他俩便开始了共同战斗的历史。

红军两大主力会师，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，蒋介石调动湘赣两省 6 个旅，约 3 万兵力，分 5 路向井冈山发动大

规模“围剿”，声称要把红军“一网打尽”，把井冈山“夷为平地。”红军有全部被消灭的危险，毛泽东问彭德怀：“你率红五军拖住敌人，掩护红四军，行么？”彭德怀说：“有六成把握。”时已严冬，连日阴沉，雨雪交加，守卫井冈山的红五军，凭借新修筑的工事，用竹钉和土木工具，抗击 100 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。敌人以炮火轰击，彭德怀和战士们用马刀劈砍山坡上的茅竹、树丛开路，艰难地攀行。一夜行军 140 里，一举俘敌 600 余人，赣南群众称彭德怀的部队是“长了翅膀的神兵。”经艰苦卓绝的斗争，掩护了红四军，次年 4 月 1 日，终与中央红军主力于瑞金，第二次胜利会师。

1940 年 7 月，八路军则深入敌后，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。日军便停止向华中的正面进攻，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，对我根据地进行“扫荡”，使我抗日根据地日趋缩小，部队给养困难。日军又封锁隔绝我抗日根据地与外界之联系，尤其对晋东南实行“囚笼政策”，使八路军无地生存。彭德怀指挥“百团大战”，有人问：“日军强大，能胜？”彭德怀说：“有六成把握。”结果歼灭日伪军 3 千余人，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，消灭了伪军和伪组织，摧毁了敌伪在我抗日根据地内的堡垒，收复了 50 余座县城，缴获了大量物资，鼓舞了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。

1947 年 3 月，蒋介石由向解放区全面进攻，被迫改为向山东、陕北重点进攻，调动胡宗南 24 万大军，疯狂地向延安猛扑。毛泽东问彭德怀：“西北部队只有 2 万人，你能坚持抗住么？”毛泽东扳着指头算了算，接着说：“西北战场与华东、华南战场情况不同，一是西北敌强我弱，二是敌人武装精良，要求你在三年最多五年，收复延安，行么？”彭德

怀神情专注地思索着，他那镇静深思的神情，让人感到深沉而亲切，少顷，说了四个字：有“六成把握。”从3月24日至5月14日，经过青化砭、羊马河、蟠龙镇战斗，三战三捷；8月17日又发起沙家店战役，一举全歼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三十六师6000余人，此役扭转了西北战局，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，西北人民解放军从此由内战的防御转为内线反攻——此役胜利，不能不令人佩服彭德怀的革命胆略和指挥艺术，毛泽东称赞他一反兵家之大忌而为之，堪称出奇制胜之范例。在转战西北期间，毛泽东为了保密，化名李得胜。沙家店战役即将胜利时，毛泽东给彭德怀打电话，第一次公开呼叫：“我是毛泽东！”从此，李得胜便永远成为历史上的曾用名了。此后，彭德怀不失时机迷惑敌人，创造战机，次年2月29日发起宜（川）瓦（子街）战役，歼灭敌人5个旅共3万余人，只用了1年零18天，延安重又回到人民手中……

长期战争烽火的冶炼，使彭德怀养成纯朴、沉稳而严谨的性格，他说“六成把握”，便已是成竹在胸的同义语了。

时钟已指向8点15分。

周恩来嗅嗅鼻子：“喂，我早闻到辣椒味儿了，该填填肚子了！”

他们出了门往西走，耳朵全灌满哗哗啦啦的水声。抬头望去，是南面山上的飞瀑。满眼银光的水痕，森森烟波，层层水浪，清凉的水气混着温馨的花香，柔柔地扩散着。院内池水愈加碧秀，一枝枝树杈倒映水中，愈显得安谧，秀美。

饭桌上，毛泽东问彭德怀：“你打算几时向西北开拔？”

彭德怀不假思索地答：“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现在陕西泾河两岸集结待命，第十八兵团和第十九兵团稍稍休整也向西北进发。”

毛泽东笑了：“莫太急嘛，可让第十八、十九兵团多休整些天嘛。”

彭德怀说：“我本来也想让他们多休整些天的。他们打太原立了大功，十分疲劳。做好战前各方面充分准备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，可是，我又想，鸟儿飞了，弓箭再好又有何用？等完全准备好，彻底休整好，敌人若逃了……”

毛泽东深深点头：“好，好，我同意他们尽早出发！”

第二章

藏匿海上

蒋介石发誓要把上海建成“东方马其诺防线”，却不敢亲临前沿，而躲在太平洋的“太康号”兵舰上指挥。阎锡山赶来转达代总统李宗仁要他交财政大权，他气急败坏地骂道：毛泽东只要我的命，李德邻既要我的命，又要我的钱和兵！

当闻之彭德怀已率大军西进，西北垂危，李宗仁调遣胡宗南移防鄂北，即刻复电胡、马：勿理睬李德邻！赶赴广州，召开西北军事联防会议！

奉化溪口。

浓云四合，蒙蒙的天空像大海退潮一样，留下湿漉漉的一片滩涂。

4月25日上午，蒋介石带领儿子蒋经国到蒋母墓前辞别，然后又走上凤凰山顶，对故乡山水作最后一次眺望。

“大好河山，几至无立锥之地！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，何日再能返回？”蒋介石沉痛地说。

蒋经国理解父亲的心情，他安慰道：“等您指挥淞沪战役获胜，我们再用共军尸骨祭奠祖先。”

蒋介石想到西北战场，问道：“为什么西安没有电报来？”

蒋经国答道：“胡宗南有个攻防计划，前天报您，您不是批了？”

“我意撤到秦岭，以守为攻。”

“以秦岭作屏障，坐视西北西南。”

蒋介石闭上眼睛了。彭德怀的第十八、十九兵团，在太原至少休整三个月，胡宗南撤得太早太快了。蒋介石心里明白，胡宗南撤兵秦岭，实际是害怕彭德怀率兵向西安进攻，为保存实力，忍痛放弃西安城。蒋介石开始骂了一句：“胡琴斋^①被彭德怀吓破了胆！”但他还是批准了。他不愿此刻与胡宗南闹成僵局，况且，保存实力也好。

^①胡琴斋，即胡宗南。